

青年文摘

QING NIAN WENZHAI

时光绘

我们的独家记忆



我们的故事是一部默片

有重逢的百褶裙，你微醺的微笑表情

结局快不快乐

全在于“我爱你”的口型

Moqi◎著



记忆是一根缠绵的线 将执念的人牢牢拴在彼方已淡忘的指尖

温暖治愈破空力作，《爱情公寓》浪漫升级版

Moqi为你讲述240天同一屋檐下

霸道女与温情男嬉笑怒骂非主流独家恋爱故事

是毫不在意还是故作坚强？是真的浪漫还是一种伤害？

某天再提起爱情

我们会不会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变得安静？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们的独家记忆

Our Exclusive Memory

当一个不再相信真爱的男孩
遇上一个疯狂爱上他的女孩

Moqi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独家记忆 / Moqi 著.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12.4

ISBN 978-7-5153-0582-0

I . ①我… II . ① M…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724 号

我们的独家记忆

作 者 Moqi

责任编辑 侯庚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视觉指导 李俏丹

版式设计 谢 滨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电 话 (010) 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规 格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2 年 4 月河北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3-0582-0

定 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小天

虽然我很认同《大话西游》里至尊宝与菩提老祖那段极经典的对白——爱一个人需要理由么，不需要——但小天在和我同居的第二天，非让我必须找出一个爱她的理由。因为她说“同居”要比“异性合租”听上去纯洁。

003

第二章 我们

我一愣神的工夫，小天欠起脚抱着我。列车开动起来，进入隧道涵洞，车厢外立刻黑了，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疯狂地接吻。那个吻是我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吻，从西单一直吻到大望路。“十里长街”指的是从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的长安街，但我和小天一直吻到了长安街的延长线的终点上。

086

第三章 情人

打开门，我愣了。

孟梦，我的前女友就站在我的面前。她风尘仆仆，穿着一袭麻布白色吊带长裙，脸上带着一丝憔悴，耳边的一缕发丝含在嘴角。

170

第四章 婚礼

睡着之后，我还是做了个梦，孟梦的梦。这是小天早晨吃早点的时候告诉我的，她说我半夜喊了两次孟梦的名字。她看着我不知所措的表情，忽然笑了，然后说你喊小天喊了五次。

196

第五章 Yes, I do !

我冲到楼梯口，双手拢在嘴巴前，大声喊：“Do you marry me?”

此时，婚礼进行曲响起，周游和大炮分别拿着摄像机和相机对准我。

我看到身披婚纱的小天在泥鳅的陪伴下，脸上带着一丝羞涩，缓缓地向我走来。

“Yes, I do !”

250

第一章 | Chapter 0.1 小天

虽然我很认同《大话西游》里至尊宝与菩提老祖那段极经典的对白——爱一个人需要理由么，不需要——但小天在和我同居的第二天，非让我必须找出一个爱她的理由。因为她说“同居”要比“异性合租”听上去纯洁。

虽然我很认同《大话西游》里至尊宝与菩提老祖那段极经典的对白——爱一个人需要理由么？不需要——但小夭在和我同居的第二天，非让我必须找出一个爱她的理由。因为她说“同居”要比“异性合租”听上去纯洁。

思索良久，我捧着小夭精致的小脸儿说：“如果非要问爷喜欢你哪一点，那爷就喜欢你嘴巴右上角儿这颗美人痣吧。”

小夭仰起头，撅着嘴问：“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姐精精致致的小脸庞，为什么不是姐凸凸凹凹的小身材，为什么不是姐叽叽喳喳的小嗓门儿，而只是一颗痣？”

“爷总得喜欢你一点吧。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我笑着说。

“就这一点点？”小夭匪夷所思地看着我。

“就这一点点！”我冲她笃定地点头。

但小夭不知道，我的前女友孟梦的嘴角也有一颗一样的痣。

晚上 11 点多，我已经钻进被窝。小夭破门而入。

“大叔，看我有什么不同？”小夭背着手，哈着腰，脸凑到我面前，眼神里带着几分狡黠的笑。

我困意盎然，打起精神看着她。

忽然，我注意到她嘴上的痣竟然消失不见了。

“咦，你的痣哪儿去了？”我睁大眼睛问。

小夭蹙眉看着疑惑的我问：“大叔，你还喜欢姐么？”

我愣了足有半分钟。

没等我说话，她扭头跑回自己房间。

005

第二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那颗芝麻大小的痣完美无瑕地出现在小夭嘴巴的右上角。

“奇了怪了，你那颗痣还会玩儿隐身啊。”我举着牙刷，表情无比夸张。

“笨，化妆术懂不懂。”

小夭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冲出了卫生间。

小夭始终不明白我为什么对那颗痣耿耿于怀，要知道从青春期开始她就一直有上医院把痣点了的冲动。

但那件事之后她决定留着，因为她说那颗痣将会伴我一生。

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论的话题是我和小夭究竟是怎么好上的。我们发现江湖上竟然流传着很多不同的版本。

在泥鳅的印象中，在2010年圣诞节的那次朋友聚会上，她拿扑克牌给大家算命，算爱情，最后算出我和小夭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在大家的起哄架秧子声中，我和她喝了一杯交杯酒。

大炮说比这个还要早。早在2010年金秋十月，大家一起去京郊十渡游玩，尽兴之余准备返程却寻不见我和小夭的踪影。一个小时后，大家在河边的草窠里发现我们俩正在静悄悄地撅着屁股抓蝈蝈。

而小夭的版本追溯到了2010年盛夏7月（2010年7月8日）。她很认真地说在后海“不可逆转的爱”酒吧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觉得我有意思，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我对此严重地不解，虽然小夭说的似乎是一见钟情。我当时只能回忆起那天晚上我们一伙儿人在酒吧二层露台上喝酒。当时天很黑，飘着毛毛雨，灯光暧昧，加上我正在和一个美女模特昏天黑地地批判网络脑残文学，压根儿就没在意小夭的到来以及她在角落里关注我的目光。小夭的大名叫饶婧婧，她这个名字如此好记，但为什么在这次聚会上，我没有记住。

也许是那段日子我的状态确实很混乱。作为一个随性的人，我太不适应广告公司没日没夜地加班，见客户，提案以及公司内部的腐败与斗争，刚过元旦就毅然决然地辞掉工作，甚至放弃了年末的双薪。在工作了七年之后，我总结出了一条人生哲理

如果你把兴趣当成工作，那么你就再也不能从兴趣中得到乐趣了。

这也许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职场失意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情场失意。同年8月，女友孟梦正式向我提出了分手，我从此失去了我的最爱。国庆节过后，当房东吐口吐沫数完房租屁颠屁颠关上防盗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大部分积蓄就换来了一个二居室半年的临时使用权，面临坐吃山空的危险境地。但几秒钟后，出版社编辑丁丁汇来的八千元稿费让我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崭新定位。失魂落魄的我决定靠笔杆子养活自己，于是一人在家中成立了世外桃源文学工作室。

在家码字写小说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时差颠倒生物钟混乱的写作之余，为了体验生活，我和大炮之流等一帮狐朋狗友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经常凑在一起四处瞎逛，或昏天黑地不着四六地扯淡，或探讨我们不靠谱儿的未来。那一年我一直都处在这种混沌的生存状态中，对写小说和扯淡以外的任何事物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包括爱情。

我想这也许就是那天聚会我对小夭第一印象模糊的原因所在。

2010年我的这种状态就像一碗糨糊糊的粥，而小夭就像粥里的皮蛋或者瘦肉，虽然少得可怜，但回忆起来很有味道。如果2010年的我和小夭之间的关系是一碗皮蛋瘦肉粥，那么到

了 2011 年，小夭把我们俩的关系煮成了熟饭。

2011 年 2 月中旬，冷空气再次南下的某一天清晨 7 点多钟，身材娇小的小夭拎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敲开了我家的门。

凌晨 5 点才睡的我光着膀子穿着一条很破败的秋裤，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地看着她及她身边的红色行李箱，一脸的晕头转向。

“姐租的房子到期了，你这儿又是二居室，你收入不稳定，姐可以为你平摊三分之一的房租。再说你不是正在写一个什么异性合租的爱情小说么，姐这么一个娇小可爱的纯情美少女可以帮助你体验生活。大叔你从了吧，不管怎么说你都占了姐的便宜。”

没等我回过神来，红着脸，嘴里哈着白色热气的小夭已经歪歪扭扭地把行李箱拖到了另一间空置的卧室。

我回卧室套了件长袖衫，急忙追过去：“为什么你只平摊三分之一的房租呢？这显失公平。”别的倒无所谓，当时穷苦潦倒的我只关心钱。

小夭开始从行李箱往外拿东西，摆放到卧室的各个角落。抱抱熊，抱抱猪，抱抱兔，各式各样的化妆品瓶瓶罐罐，外衣及内衣一件件。她神态之从容，动作之有序，就像这里原本就是她的家。

小夭扭回头，面带微笑地说：“姐不会做饭，厨房是属于你的私属乐园。而且姐我有工作，白天不在家，客厅厕所都是

你的，你听明白了么？还有，提醒你以后别再穿这条破秋裤了，姐有踹你丫一脚的冲动。”

“靠”了一声，困得直打呵欠流眼泪的我没听明白就去睡觉了。

等明白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就是在这样一种混沌的生存状态中，小夭闯进我凌乱不堪的生活。

阳春三月，接到大炮婚礼请柬的那个值得追忆的晚上，小夭和我不得不分别各打一个电话向他确认。

009

大炮在电话另一头破口大骂：“就是真的，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怎么他妈跟谁说谁都不信啊！”

“就跟你丫什么时候没忽悠过我们似的。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啊。”我死活还是不信。

大炮怒了，咆哮：“我就日！这回你不信也得信，这样儿，你等会儿……”

电话里传出大炮女朋友泥鳅的诈唬：“任生，这次绝对是真的。你和小夭都必须来啊，赶紧攒钱包大红包。至于份子钱嘛，反正这次我们决定现场拆红包。1000块以上的坐着，1000块到500块的站着，500块以下的，对不起，您就只能在酒店门口领取精致小糖果一袋及我和大炮的签名婚纱照一张，然后走人。还有，任生我可提醒你，你是大炮最好的朋友，坐着站着还是

吃块儿糖就走，你掂量着办。”

“别逗了。麻烦您看一眼您请柬上写的结婚日期，4月1号哎。你说大炮和你分手悲伤地跳楼我信，结婚，别逗我乐了。现在骗子太多了，傻子都不够用了吧。哇哈哈哈！”

挂掉电话，我看了一眼沙发上掰着小脚丫剪趾甲的小夭，接着玩我的《真·三国无双》PSII 游戏。

“给多少钱啊？听泥鳅那意思还挺财黑，你们宿舍老规矩不是413么？”

413 是我和大炮大学宿舍的号码。宿舍四个人中邓欣第一个结的婚，当时大家商量好出的份子钱就是413块，并且定成了规矩。

我嗤之以鼻地说：“你还真信啊。大炮这么一个不靠谱儿的人的话你也相信？他说春节能赚一笔钱买辆雨燕，结果他买了一辆飞鸽，他说要骑着飞鸽从北京骑到西藏，结果他从天通苑骑到亚运村，他妈打电话叫他回去吃饭，他就坐公共汽车翻回去了。那辆飞鸽自行车的后轮至今还在北辰购物中心门口锁着呢。”

小夭哈哈大笑，将指甲刀往茶几上一扔，双臂从身后搂住我的脖子，小胸袭着我的后背。

“要是真的呢，我听着他急扯白脸的，貌似这回是真的。再说大炮是个大忽悠，泥鳅虽然爱诈唬，但她一个老把自己当公主的小女孩儿总不能拿自己的清誉开玩笑吧。”

我头也不回地说：“他这事儿要是真的，爷年内就八抬大轿娶你过门儿。”

“真的？”脸颊上晕出一抹酒红的小夭立刻掰过我的膀子，眼睁睁地看着我。

那一刻，我感觉小夭的眼神深邃到了极点。坏了，我犯错误了。我没打算负责的言语已经铸成大错。

“那当然！”凭对大炮近十年的了解，我的嘴依然很硬，

“你要是说话不算数儿，让你丫一辈子阳痿。”小夭来狠的。

我咧嘴一笑说：“那岂不是连累了你！年纪轻轻儿的。”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你冲姐发誓！”小夭抓起我的胳膊。

我无可奈何举手，伸出三根手指，假模假式地赌咒发誓：“如果大炮结婚是真的，我任生将在年内娶小夭为妻。切切切切。”

小夭把我的手掰下来，怒视，撅嘴说：“什么叫切切切切啊，你不以为然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啊。”

我举起小夭的小下巴，笑着说：“怎么没文化啊。‘切切’二字用在布告、条令等尾部，表示再三告诫，比如‘切切此布’。”

4月1日，西方传统的愚人佳节，大炮和泥鳅的婚礼。

主持人请我作为新郎好友代表致辞讲话，我拿着话筒看着笑成花的大炮，张嘴第一句就是：“大炮，我恨你！”

大炮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靠谱儿的事儿，但就是他这件事把我给害了。一个老实人的谎言让人感觉最真实可信，不容

置疑。同理反证，一个大忽悠的打死我也不信的真话，更可怕。

从那天晚上起，小夭就开始给我们的婚礼倒计时。

她赤裸着光洁的身体趴在我身上，掰着我的大脑袋，眉飞色舞地说：“从4月1号到12月31号，一共八个月，二百四十多天。八个月太久，你只争朝夕吧，还有你得为你的后半生性福着想。”

我想了想，差点儿阳痿了。

“姐把老板炒鱿鱼了！”

小天下班回家后第一句话，听上去很令人生畏。

“啊？是么，真的假的啊？别吓唬爷！”正忙着打着PSII的我抬起头，假装吃惊。

我比小夭大了整整七岁，虽然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我生于1978年，而小天生于1985年。如果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划时代标准，我和她差两代。我是70后，她是85后，中间还隔了个什么80后。我不知道85后相对于80后和90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反正我这个70后绝对和她这个85后有代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小夭把我亲切而恶毒地称为“大叔”，但她说话时又把自己称为“姐”。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据她说这是85后的逻辑。于是我在她面前尊称“爷”，我说这是以前老北京的传统。

“姐不干了，太他妈黑暗了。”小夭把一个小纸箱子放在茶几上，把包一甩，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是，应该辞，爷支持你！”我手握游戏手柄，眼盯电视屏幕。小夭在一家中不溜儿的公关公司上班，职位是活动执行。她老跟我唠叨执行有多累多辛苦。活动前一天半夜得盯着舞美灯光音响工人进场，活动开始紧张得要命，结束后又得看着工人撤场收拾东西，如此种种。总之就是她一个小小执行，最苦最累还赚不到多少钱。她还说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公司要求穿职业装，她最初向我描述她的工作就是一早一晚“脱衣服穿衣服”。我听得云里雾里，因为我是干广告的，她是干公关的。我接触小夭之前曲解了公关的含义，尤其是“公关小姐”的含义。她咬牙切齿地解释“公关”是公共关系的意思，而不是和个别客户发生关系。

小夭经常说不干了，所以我不以为然。但看到她开始从小纸箱子里翻出职业装、笔筒、茶杯和一盆快死了的彩色仙人球盆栽的时候，我慌了。

小夭辞职的消息和大炮结婚的消息异曲同工，都令我猝不及防。

“你这回真不干啦！”我震惊地向她求证。

“大叔，你没看到现实就真真切切地摆在你的眼前么，你接受吧。别玩了。”小夭举起遥控器对准电视，关了。

“你干吗给我关了啊，开开。”我用关二爷挥舞着青龙偃月刀马上就要打死小强吕布了，我郁闷至极。

小夭把遥控器藏在身后，一挺胸，撅着薄薄的小嘴：“玩屁玩，

你丫就不张罗安慰安慰姐啊。”

事已至此，我即使无奈也无可奈何。因为 I 就是榜样，因为狼真的来了。

想了想，我从屁兜里掏出一张粉红色的百元大钞：“你去下楼买晚饭，挑你爱吃的买。”

小夭以迅雷不及擦鼻涕之势抢过钞票，眉飞色舞地举在空中检验真假：“你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票子啊？”

我牛逼哄哄地说：“爷给一个小屁杂志写了篇文章赚的。”

“是吗，真牛啊！加油啊！大叔，从今往后姐就靠你养活了。”小夭把百元大钞揣进屁兜，起身就往门口走。

刚打开门，小夭又转回身，脸上带着一丝阴笑说：“嘿，大叔，我决定从明儿开始，当一名杰出的家庭主妇了。”

“滚！”我举起拖鞋向她砸去，怒不可遏。

她灵巧得像只狐狸，一闪身，穿过门缝儿跑了。

看着臭不可闻的中超比赛，喝着燕京啤酒，吃着烤翅、羊肉串和大腰子，小夭把公司四分之三的人和老板的祖宗八辈及后代问候了一溜够，终于算消停点儿了。

“大叔，你明儿想吃点儿什么好吃的？想好了列成菜单，姐下楼给你买去。”小夭嘬着牙花子说。

“靠。明儿还吃我啊。你趁早儿给爷找工作去。”

“我不说了么，从明儿起，姐开始当家庭主妇啦。”